

馬琼珠 藝術是一種詩意

文：小米 圖片提供：Gallery Exit、馬琼珠

很多人都說馬琼珠 (Ivy Ma) 的作品，總是瀰漫一種無以名狀的詩意，是那種詩人獨有的孤寂。

這除了是一位女性藝術家不可多得的敏感與纖細，從她的裝置藝術、攝影、靜物素描，以至跨媒體繪畫作品細看，這一份詩意，極可能和她採用的物料有關：髮夾、床墊、綿花、線球、鏡…甚至光與影。這些充滿生活質感的細節，彷彿浸潤了她的情緒，或披上了她那種空靈的凝視和探索。

一向視藝術為一個「與自己對話」的過程，Ivy 笑言自己並沒有深究「詩意」從何而來：「我估計是我喜歡在事物中抽取一些元素，以詩來比喻的話，好像一些詞彙，是碎片式的。比如眼前這盆植物，我抽出了那綠色，當你如此配置，詩意便浮現了。」



馬琼珠 小檔案

馬琼珠於 2001 年獲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文學士（純藝術）學位（課程與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合辦）。同年，她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志奮領獎學金，前往英倫列茲大學就讀，取得 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Visual Art 碩士學位。馬氏曾多次於



《數字靜止》

馬琼珠最近在安全口畫廊展出了結合攝影與繪畫的跨媒體新作，作品取材自幾間戰爭博物館的照片，不過她說自己刻意避開這段歷史的「大敘事」：「其實我在質疑，究竟我們還可從哪個角度接觸這段歷史。」她為此親身去柬埔寨戰爭紀念館去感受這段沉痛的歷史，過程中卻不斷反問自己：「這多年來不斷被解讀的圖像，究竟與真實有多大距離？」她刻意偏離慣常敘事，就像旁敲側擊般，探索當中可抽取出來的東西，套用羅蘭巴特 (Roland Barthes) 的「刺點」，她積極尋找照片裡細節的可讀性。

「一般人面對這些沉重的歷史，看完會很傷心，然後忘記了。我卻想為這些事件作一個沉澱、延伸。」Ivy 在這些圖像中作擦去、清除的動作，然後以鉛筆、炭筆等重繪，再創作，像為這班被殘殺的死難者發聲。她以掛在他們身上的數字牌為線索，並應用了一位意大利科學家研究出來的自然排列方式作展示。這批作品被她定名為《數字靜止》。「我用了這個結構排列，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人不能控制的…某程度上希望為死者心靈帶來一點安慰。」

香港及外地舉行展覽，作品入選 05 年香港藝術雙年展，並為沙田歷史文化博物館所收藏。她曾參加在孟加拉、香港、芬蘭、波蘭的淳奧蘭群島等地舉行的藝術家交流工作坊及駐場藝術家計劃。馬氏在 03 至 05 年期間出任 1a space 創作策劃；05 至 06 年間分別為香港藝術學院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兼導師。她是亞洲文化協會利希慎基金獎助金得主，08 年赴紐約實習及考察。



《室憶》

蓄勢待發的藝術因子

與 Ivy 談起她的創作經歷，她笑言自己是一個「遲熟」的人，導致自己的藝術路途走來比較曲折。「我早年在大學念的並不是藝術，而是訊息系統。畢業時正值科網熱，我在科網公司待了幾年，然後開始覺得，我的人生不能如此便過了。」那時湊巧有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（現時的香港藝術學院）來港開設藝術課程，她沒有考慮很多便報讀了。

「我懷疑我本身一直有一點蠢蠢欲動。」她回憶那段時間彷彿由零開始，很多顏料從未用過，反過來說這令她學藝術時沒有帶任何包袱，就像海綿般不斷去吸收。畢業那年她還考取了獎學金到英國列茲大學進修，然後開始周遊不同城市，作短期藝術家駐留，開展她的藝術家生命。

從裝置到攝影繪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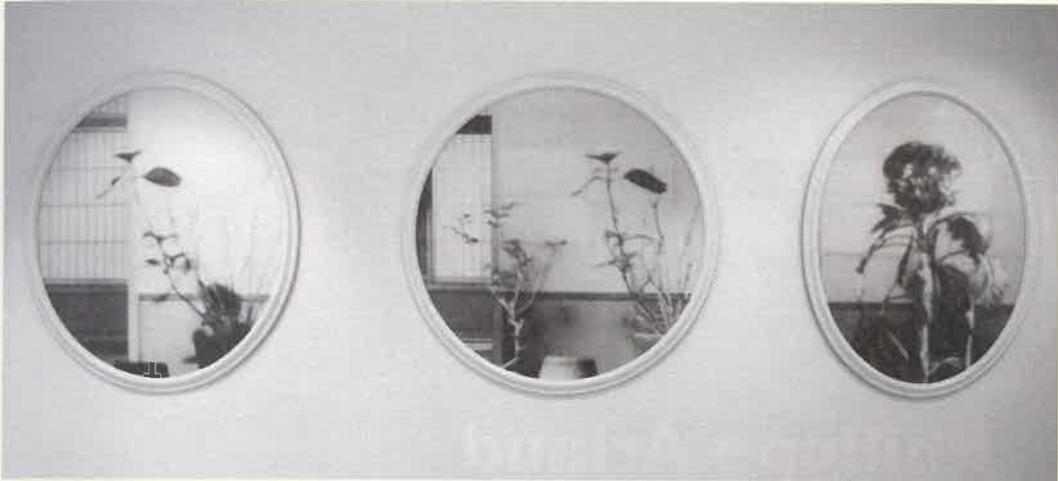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最初做視覺藝術家，並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東西想去說明，其實這也非用言語便能說清。我只是覺得藝術讓我不

斷反思自己，就像一個不斷與自己對話的過程。」Ivy 坦言早期做藝術，和很多藝術家一樣，喜歡從自身出發，說一些關於回憶的東西，還有自身的生活經驗。「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當時不是太相信畫畫這媒介，只在白紙上進行創作嗎？我傾向相信實物和空間。」這造成她早期作品以裝置為主，比如她一件名為《室憶》(2001) 的裝置作品，以女性舊式髮夾砌一個思想泡泡，說有關回憶的事。她喜歡擷取日常生活中比如是碌架床、石仔、綿花、線球做出不同的空間創作。

後來到芬蘭赫爾辛基作藝術家駐留，促使她由立體走向平面。「當時天氣很冷，冷得不知可以做甚麼，我選擇了出去雪地、湖邊散步，onsite 做了一些作品。」這個《知覺無聲》(2006)的作品便以攝影的媒介呈現，觀者可留意到藝術家本人赤身躺在行李箱內，作品還滲透了點點行為藝術成分。「那次我感覺如一個旅程，因為要即時記錄，便依靠影像。縱使利用攝影記錄，我還是可親手做一些東西，比如在雪地砌圖案、用舊衣做一隻公仔。攝影這方法讓我多一重思考。」



《知覺無聲》



《靜觀》

「影像那時候在我的作品裡，比重越來越大。」Ivy 坦言她那時候開始對做裝置有一種疲倦感（要和多人配合，製作一些實物要找師傅做），促使她想回到枱面靜靜畫畫；與此同時，她有很多機會接觸大自然，這影響了她不再單以情緒和自身經歷主導作品，開始注入外在環境元素，09/10 年的靜物系列、11 年以電影素材來創作的《靜觀》系列，和最近擷取歷史完成的《數字靜止》，媒界上更把攝影與繪畫兩者作出了緊密結合。作品意識上，從自身的孤寂到無我的靜物，藝術家近年更著力排除一些文化符號，然而作品在思想上始終訴說著有關時間和痕跡的種種。

有關詩意

談及 Ivy 作品裡有關詩意的問題，想不到原來在藝術家眼中，詩意來自「隙縫」。「我視這些為細緻的地方，尤其通過光與影，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」她以早年做的一張七層碌架床為例，在手柄上她特別剪了一些蝴蝶狀的孔，當光線穿過這些小孔，便產生了一雙雙蝴蝶的影子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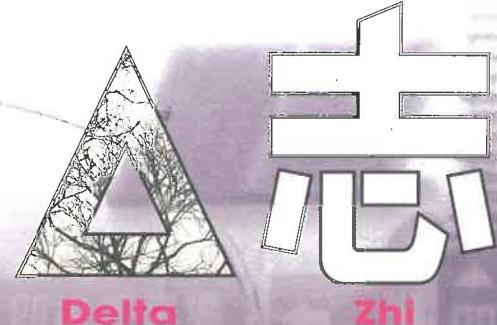
《Faraway So Close》

ISSU
14
壬辰年四月
May 2012

ISSN 2222-8044



文化 + 藝術 + 報道



Delta

Zhi

追光逐影的人 — 李屏賓
馬琼珠 藝術是一種詩意
以身體舞出《伊甸禁章》 — 王廷琳
王身敦 — 6x6 裡的尋常百姓家
古典結他王子 Miloš Karadagli
拼貼的藝術 — 鄧國騫
走入社區之無牆博物館 M+

△志獲藝術發展局頒發
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1
「藝術推廣獎 - 媒體組織獎」



AMCNN.com